

万象译事



卷一



PANORAMIC TRANSLATION

万象译事(卷一)

资中筠 等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字数:248千字 印张:11 插页:4

印数:1—3 000册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俞晓群 王之江 责任校对:宋立成

封面设计:周夏萍 柳叶 版式设计:柳叶

ISBN 7-5382-5233-9/I·361

定价:18.00元

序

《万象书坊》是一种“无序”的丛书。“无序”也者，并非要想借助这一新词，挤入时髦的行列，而只是一种无奈的安排。著作、翻译界，日渐兴旺，按照出版界“策划”的流行办法，大可按照一定的既成观念，“策”出种种系列，“划”出方方领地。我辈不才，难以完成如此重任，只得采取“倒过来”的办法，请著译先进来领导出版。凡属优秀著译，不必顾及套式、流派、体例……，均可纳入《万象书坊》。它奉行“众声喧哗”的主张，无论传统学问、新潮近说，大众文化、高头讲章，时论宏议、闲情小品，卫道挥义、风花雪月，均所关注，只要它们足以代表“众声”之中确实是值得社会重视、值得向社会推介之“一声”。我们所做的，不妨讥之为“捡在篮里就是菜”，但更确切地说，则应是“捡在篮里必是菜”。这是我们的自信。

《万象书坊》关注全球，力求通过一面一象，进而观摄全景(panorama)。固特在世界范围内，敦聘各位联络编辑，以资联系。第一批各位，列名于下：

宋远（北京）	安迪（上海）
思浩（香港）	陈丰（巴黎）
恺蒂（伦敦）	沈双（纽约）
迮卫（温哥华）	

《万象译事》为《万象书坊》的第一种是一道“西菜”。承资中筠、陆谷孙等京沪诸名家支持，仓卒编出，切望识者指正。

1998年7月

目 录

1	回到常识与逻辑
	——《伪学术》导言 索卡尔等 文/资中筠 译
16	知识分子、认同与政治权力
	——鲍德里亚与玛丽亚·舍夫索娃对话录 季桂保 译
29	论思想国有 弗·冯·海耶克 文 / 殷海光 译评
45	民主与法:理论和研究中的新发展
	尼尔·泰特 文/冯世则 译
60	狂人卢梭
	——知识分子写真之一 保尔·约翰生 文/董乐山 译
96	与毛泽东的会谈
	——《反回忆录》选 安德烈·马尔罗 文/施康强 译
130	新亚当和新夏娃
	——《欧洲风化史》选 爱德华·傅克斯 文/侯焕阁 译
155	论拥抱·论接吻

——《爱欲经》选段 摩·犍子 文/谈瀛洲 译

- 174 纪念以赛亚·伯林
迈克尔·伊格纳狄耶夫等 文/杨自伍、林晖 译
- 189 以赛亚·伯林荣开八秩 约瑟夫·布罗德斯基 文/钱文忠 译
- 201 哲学与人生
——以塞亚·伯林访谈录
雷敏·亚罕拜格鲁 文/杨孝明 译
- 249 两种民族主义概念
——以塞亚·伯林访谈录
内森·嘉德尔斯 文/陆建德 译
- 268 伟大的外行 以赛亚·伯林 文/钱文忠 译
附录:以塞亚·伯林著作简目
- 298 钱钟书先生翻译举隅(一)
- 314 成语之忌 思果
- 318 夏济安的译笔还是好的 董桥
- 320 方寸已乱
——论译事之难 刘绍铭
- 329 摆脱字枷句锁
——活译的第一步 黄国彬
- 334 汉译学术著作中的“文献选读”等问题 李公明
- 342 Hello 趣谈 于海江

回到常识与逻辑

——《伪学术》序言

[美] A. 索卡尔

[比] J. 布里克蒙

资中筠 译

今年一月《中华读书报》登载了一篇介绍文章：“物理学家试探‘泡沫学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该文所介绍的情况不再重复。其中提到那位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Alan Sokal）与另一比利时科学家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用法文合写的新著：“*IMPOSTURES INTELLECTUELLES*”已在巴黎出版。我立即设法托人在巴黎购得。这本书的宗旨是指出当今非常时髦的“后现代派”作者滥用自然科学概念和术语，以晦涩不知所云为高深，欺骗读者，所以题目为“伪学术”（《中华读书报》的文章中译为“知识赝品”，似不完全恰当，今试译作“伪学术”以商诸方家）。所谓“后现代”是一个笼统的概括，不一定所涉及的人自己都归入这一派，但是有其共同之处。这一思潮来源于法国，传到美国后兴旺起来，一时之

间成为学术界时尚。而本书作者认为美国人只不过拾人牙慧，所以只选了若干法国的名家的文本作为分析批判对象，也因此先在法国出书，尽管索卡尔是美国人。既然书中主要论述的对象是以晦涩难懂为特点，“啃”完全书需要花大力气。但是本书的“序言”却清晰可读，深入浅出，更主要是立论和推理十分严谨，不愧为科学家之作。作者看来是以身作则，就是要打破“越难懂，学问越大”的欺人之谈。一口气读完“序言”，非常兴奋，有先得我心之感，急不能待，也是一口气译出，与更多读者分享。尽管我对自然科学是外行，但是至少证明一点，人类智慧的常识和逻辑是相通的。

——译者

只要权威总是令人敬畏有加，那么混乱和荒谬的思想就会加强社会的保守倾向。这首先是因为清晰而合乎逻辑的思想会增长知识(自然科学的进步就是最好的例证)，而知识的增进迟早会打破传统秩序。思想混乱……则不会导致任何特定的结果，也许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而对世界不产生任何影响。

斯坦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Stanislav Andreski):《社会科学:现代巫术?》(1975, 98页)

本书的缘起是一次开玩笑。多年来，美国某些大学圈内的学术发展

倾向令我们既惊讶又恼火。广大的文学研究和人文学界似乎都皈依了所谓“后现代主义”——为简单起见姑且这样笼统称呼它。这一思潮的特点是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或明或暗的拒斥,对所有经验的测试作出自行其是的理论发挥,以及在认识论和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其表现之一就是科学当作“叙事”或社会结构来对待。

为了对这一现象作出反应,我们两人之一(索卡尔)决定做一次非科学的但是独具创造性的试验:写了一篇模仿当前到处可见的那种文章的游戏文投给一家颇为行时的美国文化杂志《社会文本》,看它登不登(当然不告诉编者这是一篇模仿游戏文)。该文题为《超越边界:走向量子万有引力的经典解释学的转化》^①,全篇充满了荒谬的和公然违反逻辑之论,而且把认识论的相对主义推向极至:文章一开始就对下列说法尽情歪曲取笑,称之为过时的“教条”,即:“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存在着一个世界,它的一切属性是独立于所有的个人,甚至全人类的”,然后断然声称“物质的‘现实’和社会的‘现实’一样,从根本上是语言和社会的构造物”。接下来,以一种令人为之瞠目的逻辑进行论证,得出结论说“过去被认为是永恒的和普遍的欧几里德的 π (圆周率)和牛顿的 G (万有引力定律)现在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了”。文章其余部分调子都与此差不多。

而这篇文章居然被接受,发表了!更糟的是该文发表在一辑专门为回答某些科学家对后现代派的态度批评的特刊中^②。在这样一辑特刊中发表这样一篇文章,对杂志的编辑来说,实在很难作出比这更厉

① 这篇文章的法译本作为附录附在本书后,前面加一简短评论。

② 这类批评见 Holton(1993), Gross 和 Levitt(1994), Gross、Levitt 和 Lewis(1996)。由 Ross 作答(1996),游戏文见索卡尔(1996a)。

害的自我驳斥了！

这一玩笑立刻被索卡尔自己揭穿了。此事为媒体广为宣传之后，在英语世界及其他地方引起了很大反响^①。不少文学和人文学界的青年（还有不太年轻的）写信给索卡尔，感谢他表达了他们对统治他们的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反驳。例如，有一个自费大学生表示他的感觉就像是花钱买了童话中那位赤身裸体的皇帝的新衣。另一个学生说他和他的同学们都感到欢欣鼓舞，只是要求不要透露姓名，因为他们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他们的学科彻底改造，不过在此以前必须先得到永久职务。

尽管如此，这篇模仿游戏文得以发表的本身并不说明很大问题；重要的是它的内容^②。逼视之下，就会发现文章通篇都是围绕着各大名家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和社会意义的引语写成的。所引的话语都是相当荒谬或是毫无意义的，但都是真实的原文。事实上，索卡尔的整篇文章不过是故意用荒诞无稽的逻辑把这些引语粘在一起的“混凝土”。所引的作者中有吉尔·德鲁兹(Gilles Deleuze)、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菲利克斯·古塔里(Félix Guattari)、卢斯·伊利加莱(Luce Irigaray)、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布鲁诺·拉杜尔(Bruno Latour)、让-弗朗索瓦·里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和保尔·维里留(Paul Virilio)。他们都是当代法

① 揭露的文章见索卡尔(1996b)。关于反应，可特别参考 Weinberg(1996a, 1996b), Boghssian(1996)。在法国，此游戏文首先由《解放报》转载(Levissalles1996)，引起在《世界报》上的长篇争论：见 Weill(1996)，Duclos(1997)，Bricmont(1997)，Guerlain(1997)，Latour(1997)，Sokal(1997a)，Salomon(1997)和 Rio(1997)。

② 讨论详情见 Sokal(1997b)。

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著作远销国外,特别是美国^①。文章也引用了不少美国作者的话,不过美国作者往往,或者至少部分地,是法国作者的信徒或评论者。

鉴于文中的引语都比较短,索卡尔接着又收集了一系列更长的文本,以便能更好地评判有关作者是如何对待自然科学的,并在他的同事中散发。同事们的反应是在捧腹大笑之余感到难以置信:他们无法相信竟有人会写出眼前这些东西来。另外,有一些不是科学界的读者要求解释这些引语的荒谬之处何在。于是,我们两个就合作对这些话语进行分析 and 评论,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我们想证明什么？

这一尝试的目的在于对那云山雾罩的后现代派进行一些有限的,但是有独创性的批判。我们无意对它作全面的分析,而只想引起人们注意它那些一般人知之较少,却已达到作伪的程度的方面,那就是对物理

① 在本书中我们在上述名单上又加了 Jean Baudrillard 和 Julia Kristeva。Lamont (1987 注 4)提出的十名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之五是: Baudrillard, Deleuze, Derrida, Lyotard 和 Serre。Mortley (1991)选中的六名法国哲学家之三是: Derrida, Irigaray 和 Serres。Rotzer (1994)采访过的八名法国哲学家之五是: Baudrillard, Derrida, Lyotard, Serres 和 Virolio。这些作者也列入《世界报》(1984a, b)采访的三十九名西方思想家之中。在 Lechte (1994)选的当代五十名西方思想家中也可找到 Baudrillard, Deleuze, Derrida, Irigaray, Kristeva, Lacan, Lyotard 和 Serres 的名字。

“哲学家”的称呼是取其广义;更确切的可称作“哲学—文学知识分子”或“人文学科知识分子”。

学—数学名词的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滥用。推而广之,我们还将分析充斥于后现代派的著作中的某些思想混乱,这种混乱在他们的科学话语的内容和哲学思考中都同时存在。

确切地说,“滥用”一词指的是以下几个特点:

1) 侈谈自己实际上最多只有模糊观念的科学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作者只是使用一些科学(或表面上科学的)名词,而对其含义并不关心。

2) 把精确科学的概念原封不动地引进人文学科,而丝毫不经过任何经验的或观念的论证。一位生物学家如要把拓扑学的基本概念(例如环面的概念),或是(数学)集合论乃至解析几何的理论运用到他的研究领域,是会被要求作出解释的,单是模糊的类比同行们将不屑一顾。在这里可是相反,拉康告诉我们说,神经官能症患者的结构正好就是(拓扑学的)环面(甚至说这就是现实本身!见本书 27 页);克里丝泰娃(Kristeva)告诉我们,诗的语言属于连续统的幂(42 页);鲍德里亚(Baudrillard)说现代战争是在非欧几里德的空间展开的(135 页)。

3) 作渊博状,厚着脸皮硬把与上下文完全无关的科学术语往读者头上堆,其目的显然是要震一下或者吓唬非科学界的读者。有些评论家还真的给唬住了:莱希特(Lechte)盛赞朱丽亚·克里丝泰娃的严谨(42 页);《世界报》对保尔·维里留的渊博表示钦佩(153 页)。

4) 玩弄毫无意义的语句作文字游戏。这是一种对文字异常着迷而对意义异常漠视的综合症。

这些作者说这些话的态度似有绝对把握,而凭他们的能力决无理由有此把握。拉康自诩运用了“拓扑学的最新发展”(28 页),拉杜尔自诩大约是从爱因斯坦那里学到了些东西(121 页)。他们显然是想借精

确科学的威望来给自己的话语涂上严谨的外衣。而且，他们似乎心安理得地认为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们的滥用科学概念。没有人会叫道：皇帝没穿衣服。

我们的目的恰恰就是要点破皇帝没穿衣服。我们决无意对人文学科和哲学进行普遍的攻击，而是想唤起在这领域内工作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警惕。我们特别想“解构”这类文本所享有的盛名——号称因为深奥所以难懂。在许多案例中我们都能证明，其所以看起来晦涩难懂正是由于它什么也没有说。

必须指出，滥用的程度是有所不同的。在一端存在着某些把科学概念延伸到其有效领域以外而犯的错误，不过犯这种错误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另一端是许多充满了科学名词而毫无意义的文本。当然，在这两端之间还存在着一连串的话语。我们主要集中揭露那些特别明显的滥用的事例，不过同时也简单涉及与混沌理论有关的不那么明显的观念混乱（第六章）。

我们还要强调，不懂得微积分或量子力学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我们所批判的是那种对自己最多只在通俗水平上略知一二的问题装作深得其中三昧的做法。

有一个很自然地会提出的问题：这种现象是属于故意作伪，还是盲目自大，还是二者兼而有之？我们不想对此发表明确的意见，除了因为缺乏证据——至少缺乏足以公开展示的证据——之外，必须说，我们对这个问题不大感兴趣。我们的目的是要唤起一种批判的态度，不仅仅是针对某些个人，而且还针对欧洲和美国的对这类话语予以容忍甚至鼓励的一部分知识界。

话虽如此,但是……

现在让我们立即回答几个读者心中肯定会涌起的异议:

一曰:这些引语属于次要性质。有人可能提出异议,认为我们太吹毛求疵,说那些作者显然没有受过(自然)科学的训练,可能不该冒险涉猎这一领域,但是他们对哲学和人文学科的贡献仍然是重要的,不能因这篇文章所揭露的某些“小小的不准确”就予以抹杀。我们的回答是:这已经不是不准确或失误的问题,而是一种对事实和逻辑的深刻的漠视,甚至蔑视。我们企图以此确切阐明每一个作者对精确科学的滥用之处,并说明为什么我们认为这正是此类话语在整体上的一种症候——缺乏严谨和理性。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嘲笑那些谈到爱因斯坦或戈代尔的文人是乱涂鸦,而是要捍卫理性规则和学术良心,这对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是(或应当是)共同的。

毋庸赘言,我们没有能力判断这些作者的全部著作。我们也知道他们对精确科学的“介入”,并不是他们的全部写作。但是当任何人的作品中被发现有作伪时,自然也会引起对他的其余作品更为仔细的审视。例如贝特兰·罗素解释说,他原来受了黑格尔哲学传统的影响,后来与之分道扬镳,原因之一是读了《逻辑学》中关于微积分的段落,认为是“一堆不知所云的胡话”^①(说得对)。当人们面对诸如黑格尔或拉康的至少是含义不明的文本时,不妨评估一下,这些作者涉及某些概念具有确切

^① Russel(1951),第11页。

含义并能严格证明的领域(例如数学)时,究竟在说些什么。假如经过分析,发现在这比较容易验证的领域内他们所说的不过是“一堆不知所云的胡话”,那么人们就有权利对他们著作的其余部分产生疑问,那些部分可能很深奥,但是更难评估。如果这一尝试能对加强这样一种批判的态度有所贡献,那我们将不胜欣慰。

然而,还必须指出,在我们引用的作者中间,对待科学的态度和对科学的重视有很大的区别。事实上,我们的叙述法有一个危险,就是促使读者把这些作者的极不相同的推理方式混为一谈,所以在此预先奉告读者防止作这样的理解。例如,索卡尔的模仿游戏文中摘引的德里达的话虽然很好笑^①,但在他的著作中看来是孤立存在的,因此本书没有专为德里达设一章。另一方面,塞尔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科学和科学史的诗意的影射;但是他的论断尽管很模糊,一般说来既不是毫无意义,也不是完全虚假,我们也就不予详细讨论^②。克里丝泰娃的早期作品大量以数学为依据,而且多系滥用,但是二十年来她已放弃这种做法。相反的,拉杜尔的著作对现代相对主义颇起了推动作用,而且是以据称是精确科学话语的分析为依据的。其他作者,诸如鲍德里亚、德鲁兹、瓜塔里和维里留的作品充满了貌似渊博的对相对论、量子力学、混沌理论等等的引用。因此设法证明这表面的渊博实际上十分浅薄,不无裨益。我们还列出另外一些作者的文本供参考,读者可以找到许多其他的滥用现象。

二曰:科学的局限性。可能人们想,那些作者也许表达方式有所欠缺,但是他们述说的是有关人文的深奥的真理,这是很难简单说清楚

① 引语全文见 Derrida (1970), p. 265—268

② 关于 Serres 作品的例子可参阅第十章和第 221 页(注明 6),第 256 页。

的,那些整天埋头于方程式,企图把所有真理都纳入验算和试管中的狭隘的“科学家”(如我等)是难解其深义的。对此,我们的回答是:不论要表达的思想有多深奥,我们看不出来外加生吞活剥、断章取义的科学名词会有什么帮助。

至于所引用的那些文本所谓的深刻的内容,我们实在没看出来。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我们智力不逮。毕竟,自然科学是以非常技术性的语言表达的,为什么非要让我们这种外行也懂得人文学科或哲学呢?我们的回答是:大多数科学的基本成果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向有兴趣的非专业人士讲清楚的:例如,我们通过阅读优秀的科普读物就可以了解生物学领域的一些情况,尽管我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业训练。如果我们还想走得更远的话,是有一条多少已经探索过的可通之路的。严肃的人文学科和哲学也是这样的。但是,在拉康和德鲁兹的不知所云的陈述中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而且,凡我们看懂了的都是平庸或混乱的。因此,我们对其深奥的真理是否存在保留怀疑态度。

三曰:**诗有特许权**。如果诗人断章取义地用诸如“黑洞”或“自由度”之类的词而不知其含义,我们大可不必操心。同样的,如果一个科幻作家要借用时空秘密通道回到十字军时代,人们可以喜欢或不喜欢这类文字,那是各人爱好问题。

但是,现在所涉及的情况不是什么诗人的特许权问题。这些作者都在十分严肃地讲哲学、心理分析学、符号学或科学史。他们的著作是无数评论、分析、研讨会和博士论文的题目^①。他们的意图很明确,是写理

① 为了更好地证明他们的论述是受到认真对待的,我们还引了一些次要的作品,这些作品发挥和分析了 Lacan 式的拓扑学和数理逻辑, Irigaray 式的流体力学,还有 Deleuze 和 Guattari 的假科学话语。

论著作。我们也就是在这一层面上对他们进行批判。再者，他们的文风多半冗长累赘，说是主要目的是写文学或诗的作品可不大像。

四曰：隐喻的作用。一定会有读者反驳说我们太胶柱鼓瑟，完全按字面来理解这些作者，他们是在作隐喻，而不是进行准确的说理。在某些情况下这是可能的；但是这些比喻做什么用呢？一般说来，作比喻是用一个人们比较熟悉的观念来澄清一个人们不大熟悉的观念，而不是相反。假设在一次理论物理的研讨会上，我们试图用德里达的著作中的先验理论作比喻来解释一个关于量子场的高度技术性的问题（姑不论其是否合理），听众一定会问，作这种比喻的目的除了炫耀博学之外有什么用？问得有道理。同样地，我们也看不出来，即使为了打比方，引用一个自己都掌握不好的科学观念对非专业的公众有什么用。难道不就是为了用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名词作外衣来使实际上平庸的哲学或社会学的论断显得深刻吗？

五曰：类比的作用。有几位作者企图以类推的方式阐述观点。我们并不反对在人类思想的不同领域之间建立类比；事实上，证明在两种现有的理论之间存在着有效的相似可以对这两种理论后来的发展非常有用。但是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在已经确定的理论（精确科学）和模糊得无法验证的理论（例如拉康的心理分析）之间进行类比。我们不得不猜想，诉诸这种类比正是想掩盖其理论模糊的弱点。

必须指出，一种模糊的理论——不论是物理学的、生物学的还是人文的——是不能用贴上一个符号或公式来弥补其严密性的不足的。社会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用讽刺的语言阐明了这一思想：

要赶上干这类事的作者的本事，有一个简单而又有效的妙方：